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集部
·
欧阳修
诗文集

(上)

李 雯 瑶 主 编

目摇摇录

欧阳修文集卷十五	员
秋声赋	员
杂说三首	源
欧阳修文集卷十七	苑
朋党论	苑
为君难论上	园
为君难论下	缘
欧阳修文集卷十八	怨
纵囚论	怨
欧阳修文集卷二十	圆
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	圆
欧阳修文集卷二十五	猿
泂冈阡表	猿
欧阳修文集卷二十七	猿
张子野墓志铭	猿
欧阳修文集卷二十八	源
黄梦升墓志铭	源
尹师鲁墓志铭	源
欧阳修文集卷三十四	缘
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	缘
欧阳修文集卷三十九	缘
夷陵县至喜堂记	缘

峡州至喜亭记	缘
画舫斋记	迂
王彦章画像记	缘
丰乐亭记	迂
醉翁亭记	苑
欧阳修文集卷四十	缘
菱溪石记	缘
真州东园记	愿
浮槎山水记	愿
有美堂记	愿
相州昼锦堂记	愿
岷山亭记	愿
欧阳修文集卷四十一	缘
释秘演诗集序	怨
集古录目序	怨
苏氏文集序	怨
欧阳修文集卷四十二	缘
送杨□序	缘
送曾巩秀才序	缘
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	苑
孙子后序	怨
梅圣俞诗集序	苑
欧阳修文集卷四十三	缘
送徐无党南归序	缘
廖氏文集序	愿
欧阳修文集卷四十四	愿

江邻几文集序.....	员圆员
六一居士传.....	员圆源

欧阳修文集卷十五

秋声赋

欧阳子方夜读书，闻有声自西南来者，悚然而听之，曰：异哉！初淅沥以萧飒，忽奔腾而砰湃，如波涛夜惊，风雨骤至。其触于物也，砢砢铮铮，金铁皆鸣。又如赴敌之兵，衔枚疾走，不闻号令，但闻人马之行声。余谓童子：“此何声也？汝出视之。”童子曰：“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，四无人声，声在树间。”

余曰：“噫嘻，悲哉！此秋声也！胡为而来哉？盖夫秋之为状也，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气慄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。故其为声也，凄凄切切，呼号愤发。丰草绿缛而争茂，佳木葱笼而可悦，草拂之而色变，木遭之而叶脱。其所以摧败零落者，乃其一气之余烈。”

“夫秋，刑官也，于时为阴；又兵象也，于行用金。是谓天地之义气，常以肃杀而为心。天之于物，春生秋实。故其在乐也，商声主西方之音，夷则为七月之律。商，伤也，物既老而悲伤；夷，戮也，物过盛而当杀。”

“嗟乎！草木无情，有时飘零。人为动物，惟物之灵。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，有动于中，必摇其精。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，忧其智之所不能，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，黝然黑者为星星。奈何以非金石之质，欲与草木而争荣？念谁为之戕贼，亦何恨乎秋声！”

童子莫对，垂头而睡，但闻四壁虫声唧唧，如助余之叹息。

【译文】

夜间我正在读书，听到从西南方向传来一种声音，便满怀恐惧地侧耳倾听，心想，奇怪啊！这种声音起先淅淅沥沥、萧萧瑟瑟，忽然间奔腾澎湃汹涌异常，犹如波涛在黑夜中翻滚，狂风暴雨突如其来。它碰在物体上，如纵锹摔铮发出金属抨击的声音。有时又如军队奔袭敌阵，衔枚急走，听不见号令，只听见人马行走之声。我对书童说：“这是什么声音，你出去看看。”书童回来说：“星辉灿烂，月光皎洁，明亮的银河横在天空，四周不闻人声，奇怪的声音来自树间”。

我说：“啊，好悲伤啊！这是秋声，它为什么要来呢？秋天是这样的：其色忧郁，烟雾蒙蒙云气聚；其貌清明，天空高洁日色新；其气凛冽，刺透肌肉又入骨；其意萧瑟，高山冷落水寂寞。因此秋天发出的声音时而凄凄切切，时而呼啸怒号。那茂盛的青草在绿地上媚美，美丽的树木郁郁葱葱惹人喜爱。但是草被秋风一拂，颜色就变；树被秋风一吹，叶子就萎。那个摧残树木零落花草的力量，只是秋气的余威罢了。

“秋天，是掌管刑法的，在季节上属阴；又是战争的象征，在五行中属金。这就是所谓天地之间的肃杀之气，常常怀摧残万物之用心。自然对于万物，是春天生长，秋天结果。因此在音乐上，商声代表着秋天之音；夷则属于七月的音律。商，就是悲伤的意思。夷，就是杀戮的意思。”

啊，草木无情，尚且按时凋零。人作为动物，乃是万物之灵，许多忧愁有感于心，许多事情劳其外形心中有触动，定会动其神。何况还要想念忧虑那些力不能及、智不能到的

事情。这就必然会使红润的脸色变得如同枯木，乌黑的头发添上星星白发。为什么要用非金石之躯，去和草木争奇斗胜？应该想想究竟是谁在戕害我们，又何必去怨恨那秋声！”

书童没有回答，垂下头已经熟睡，只听得四周墙壁上虫声唧唧，好像在助我叹息。

杂说三首

夏六月，暑雨既止，欧阳子坐于树间，仰视天与月星行度，见星有殒者。夜既久，露下，闻草间蚯蚓之声益急。其感于耳目者，有动乎其中，作《杂说》。

(一)

蚓食土而饮泉，其为生也，简而易足。然仰其穴而鸣，若号若呼，若啸若歌，其亦有所求邪？抑其求易足而自鸣其乐邪？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？将自喜其声而鸣其类邪？岂其时至气作，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？何其聒然而不止也！吾于是乎有感。

【译文】

夏季六月，雨刚刚停止，我坐在树丛间，抬起头来观看天空和月亮星辰的运行，看到有流星划过天空。夜已深，露水落下，草丛中蚯蚓鸣声嘈杂。由于耳所闻、目所见，内心有所感动，因此写下《杂说》。

(一)

蚯蚓吃泥土饮地下的泉水，它们的生活需求简单而容易满足。但是它们把头探出洞穴鸣叫，象哭号象呼叫，象啸鸣象歌吟，它们仍然有什么需求吗？是否满足于简易的生活而自鸣得意？是否嫌怨生活艰困悲叹遭遇不幸？是否卖弄才华而呼朋引类？是否因时节气候变化的关系发自本能而不能自止？为何如此吵闹不休呢！我对于此有所感触写下了这段话。

(二)

星殒于地，腥矿顽丑，化为恶石。其昭然在上而万物仰之者，精气之聚尔；及其毙也，瓦砾之不若也。人之死，骨肉臭腐，蝼蚁之食尔，其贵乎万物者，亦精气也。其精气不夺于物，则蕴而为思虑，发而为事业，著而为文章，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，非如星之精气，随其毙而灭也，可不贵哉！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，死也臭腐而弃之，而惑者方曰：“足乎利欲，所以厚吾身。”吾于是乎有感。

【译文】

流星殒落于地，外表粗糙难看，变为丑陋的石头。它在天上光彩夺目万物仰望，是因为精气聚集其中；当它毙命而落，尚不及瓦砾。人死后，骨肉发臭腐烂，成了蝼蚁的食物。人类比万物高贵的地方，也是因为精气聚集其中。人的精气不为物欲所诱惑、蒙蔽，蕴蓄于内形成思想道德，发露于外建功立业，著书立说形成文章，光彩永照后世，为世代所景仰，并不是象星星那样精气随着它的死亡而泯灭。那不是很有可贵吗！然而活着的时候利欲熏心如行尸走肉，死后尸体腐臭被抛弃。可糊涂的人却说：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可以满足我的物质享受。我对此有所感触写下了这段话。

(三)

天西行，日月五星皆东行。日一岁而一周。月疾于日，一月而一周。天又疾于月，一日而一周。星有迟有速，有逆有顺。是四者，各自行而若不相为谋，其动而不劳，运而不已，自古以来未尝一刻息也。是何为哉？夫四者，所以相须

而成昼夜、四时、寒暑者也。一刻而息，则四时不得其平，万物不得其生，盖其所任者重矣。人之有君子也，其任亦重矣，万世之所治，万物之所利。故曰“自强不息”，又曰“死而后已”者，其知所任矣。然则君子之学也，其可一日而息乎！吾于是乎有感。

【译文】

天向西旋转，日月星辰都向东行。太阳一年旋转一周；月亮快于太阳，一月旋转一周；天又快于月亮，一天旋转一周；星星运行的速度有快有慢，有的向东有的向西。日月天星，各自运行互不商议，它们转动而不疲劳，运行而不停止，自古以来，没有一刻停息过。它们为什么这样呢？日月天星，相互依靠、相互辅助，是形成昼夜、四时、寒暑的原因。有一刻的停息，则春夏秋冬难以如常，万物难以生存，它们承担的责任十分重要。人中的君子，他们承担的责任也十分重要。君子应创制立法，使之垂之久远，制国利民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所以说“自强不息”，又说“死而后已”的人，是他知道自已的责任啊。然而，君子学习可以有一天停息吗！我有所感触于是写下这段话。

欧阳修文集卷十七

朋党论

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，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

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，此自然之理也。然臣谓小人无朋，惟君子则有之。其故何哉？小人所好者禄利也，所贪者财货也。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。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交疏，则反相贼害，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。故臣谓小人无朋，其暂为朋者，伪也。君子则不然，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。以之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，以之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，终始如一。此君子之朋也。故为人君者，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

尧之时，小人共工、讙兜等四人为一朋，君子八元、八凯十六人为一朋。舜佐尧，退四凶小人之朋，而进元、凯君子之朋，尧之天下大治。及舜自为天子，而皋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，更相称美，更相推让，凡二十二人为一朋，而舜皆用之，天下亦大治。《书》曰：“纣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；周有臣三千，惟一心。”纣之时，亿万人各异心，可谓不为朋矣，然纣以亡国。周武王之臣，三千人为一大朋，而周用以兴。后汉献帝时，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，目为党人。及黄巾贼起，汉室大乱，后方悔悟，尽解党人而释之，然已无救矣。唐之晚年，渐起朋党之论。及昭宗时，尽杀朝之名士，或投之黄河，曰此辈清流，可投浊流，而唐遂亡矣。

夫前世之主，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，莫如纣；能禁绝善人为朋，莫如汉献帝；能诛戮清流之朋，莫如唐昭宗之世。然皆乱亡其国。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，莫如舜之二十二臣，舜亦不疑而皆用之。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，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，以辨君子与小人也。周武之世，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，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。然周用此以兴者，善人虽多而不厌也。

夫兴亡治乱之迹，为人君者可以鉴矣。

【译文】

我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，是自古就有的，只是希望君主能区分他们是君子之党还是小人之党就好了。

一般说来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，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，这是很自然的规律。但是我以为，小人并无朋党，只有君子才有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小人所爱的是升官发财，所贪图的是钱财，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，就暂时勾结成为朋党，那是虚假结合。当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，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，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，即使是兄弟亲戚，也不会互相保全。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，他们暂时结为朋党，也是虚假的。君子就不是这样，他们所信守的是道义，所奉行的是忠信，所珍惜的是名节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，就能志同道合，相互补益。用这些来为国效劳，就能同心同德，共成事业，始终不变。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。所以做君主的，只要能斥退小人结成的假朋党，进用君子结成的真朋党，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。

唐尧的时候，小人共工、讎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，君子八元、八凯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。舜辅佐尧，斥退四凶

结成的小人朋党，任用八元、八凯结成的君子朋党，唐尧的天下因此得到大治。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，皋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同时任职于朝廷。他们互相推举，互相谦让，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，但是虞舜全都加以任用，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。《尚书》上说：“商有亿万臣，是亿万条心；周有三千臣，却是一条心。”商纣王统治的时候，亿万人各存异心，可以说不成朋党了，但是商纣王因此而亡国。周武王的臣下，三千人结成为一大朋党，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。东汉献帝的时候，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，把他们视作“党人”。等到黄巾起义爆发，汉王朝大乱之后，朝廷才悔悟，将党人全部释放，但已无济于事了。唐朝的末期，逐渐生出有关朋党的议论。到了昭宗时，杀尽朝中的名士，有的竟被投入黄河，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，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，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。

前代的君主中，能使人人各怀异心不结为朋党的，谁也不及商纣王；能禁绝善良之人结为朋党的，谁也不及汉献帝；能诛杀结为朋党的“清流”名士的，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。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出现混乱以至灭亡。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，谁也不及虞舜时的二十二位贤臣，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。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，却赞美虞舜是聪慧英明的圣主，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。周武王时，全国三千臣下结成一个朋党，自古以来结为朋党人数之多、规模之大，谁也不及周朝。周朝兴盛，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，但周武王却并不认为多。

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，做君主的人可以做为借鉴。

为君难论上

语曰“为君难”者，孰难哉？盖莫难于用人。

夫用人之术，任之必专，信之必笃，然后能尽其材，而可共成事。及其失也，任之欲专，则不复谋于人而拒绝群议，是欲尽一人之用，而先失众人之心也。信之欲笃，则一切不疑而果于必行，是不审事之可否，不计功之成败也。夫违众举事，又不审计而轻发，其百举百失而及于祸败，此理之宜然也。然亦有幸而成功者，人情成是而败非，则又从而赞之，以其违众为独见之明，以其拒谏为不惑群论，以其偏信而轻发为决于能断。使后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，至其信用一失而及于祸败，则虽悔而不可及。此甚可叹也。

前世为人君者，力拒群议，专信一人，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，不可以遍举，请试举其一二。

昔秦苻坚地大兵强，有众九十六万，号称百万，蔑视东晋，指为一隅，谓可直以气吞之耳。然而举国之人，皆言晋不可伐，更进互说者不可胜数。其所陈天时人事，坚随以强辩折之，忠言谏论皆沮屈而去。如王猛、苻融老成之言也，不听；太子宏、少子诜至亲之言也，不听；沙门道安，坚平生所信重者也，数为之言，不听。惟听信一将军慕容垂者。垂之言曰：“陛下内断神谋足矣，不烦广访朝臣，以乱圣虑。”坚大喜曰：“与吾共定天下者，惟卿尔。”于是决意不疑，遂大举南伐。兵至寿春，晋以数千人击之，大败而归，比至洛阳，九十六万兵亡其八十六万。坚自此兵威沮丧，不复能振，遂至于乱亡。

近五代时，后唐清泰帝患晋祖之镇太原也，地近契丹，

恃兵跋扈，议欲徙之于郢州。举朝之士皆谏，以为未可。帝意必欲徙之，夜召常所与谋枢密直学士薛文遇问之，以决可否。文遇对曰：“臣闻作舍道边，三年不成。此事断在陛下，何必更问群臣。”帝大喜曰：“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，卿其是乎！”即时命学士草制，徙晋祖于郢州。明旦宣麻，在廷之臣皆失色。后六日而晋祖反书至，清泰帝忧惧不知所为，谓李崧曰：“我适见薛文遇，为之肉颤，欲自抽刀刺之。”崧对曰：“事已至此，悔无及矣。”但君臣相顾涕泣而已。

由是言之，能力拒群议专信一人，莫如二君之果也，由之以致祸败乱亡，亦莫如二君之酷也。方苻坚欲与慕容垂共定天下，清泰帝以薛文遇为贤佐助我中兴，可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者也。

或有诘予曰：然则用人者，不可专信乎？应之曰：齐桓公之用管仲，蜀先主之用诸葛亮，可谓专而信矣，不闻举齐、蜀之臣民非之也。盖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，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，故桓公、先主得以专任而不贰也。使令出而两国之人不从，事行而两国之人不便，则彼二君者其肯专任而信之，以失众心而斂国怨乎？

【译文】

人们常说当一个国君很难，难在什么地方呢？大概没有比用人更难的了。

用人的艺术在于，任用必须专一，信任必须诚挚，这样才能发挥他的才干，可以同他共同成就大事。到了信任失当时，想专一地任用某个人，便不再同其他人商议问题，拒绝接受群臣的建议，这是要发挥一个人的作用，却先失去众人

的拥护。对某个人深信不疑，便一切事情都毫不怀疑，非这样做不可，这是不细究事情能否行得通，不考虑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。违背众人的意愿行事，又不事先审察计议便轻举妄动，每一举动都失误，最后导致祸乱败亡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也有侥幸成功的，人之常情总是认为成功的就对，失败的就错，对侥幸成功的人又跟着称赞他，把他违背众人意愿当作是有独见之明，把他拒绝接受别人的意见当作是不受各种议论的迷惑，把他偏听偏信轻举妄动当作敢于决断。假使后代的国君，敬慕以上三种情况，并期望自己也能这样，到了他对某个人的信任使用而招致祸乱败亡，那么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这是很可悲叹的事啊。

前代国君，由于极力排斥群臣的议论，专门信用一人，而不能及早醒悟，最后导致祸乱败亡事例很多。不可能一一枚举，试举出其中一两件。

前秦君主苻坚，地盘广大，兵马强壮，拥有军队九十六万，号称百万大军，蔑视南方的东晋政权将其，看作是局促一隅的小朝廷，认为简直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吞下。然而前秦全国的人都说不能攻打东晋，多次进言、劝阻的人不可胜数。大家所陈述的天时人事等理由，苻坚随即以强辩把对方压倒，使持忠诚正直言论的臣属都委屈丧气地离去。如王猛、苻融等老成持重的话，他不听；太子苻宏、少子苻诜等至亲骨肉的话，也不听；佛门高僧道安，是苻坚平生信任爱重的人，多次劝说他，也不听。只听信一位叫慕容垂的将军的话。慕容垂说：“陛下心中决断，运用你超凡的智谋就足够了，用不着广泛访求朝臣的意见，来扰乱你的思路。”苻坚听了他的话大为高兴说：“与我共同平定天下的，唯有你

了。”于是下决心不再犹豫，就大举进攻讨伐南方的东晋。军队到了寿春，东晋以数千人的军队迎击，便大败而归，回到洛阳，九十六万兵将损失了八十六万。苻坚从此军威丧失，不能再次振作起来，最后终于败乱灭亡。

近世五代时期，后唐清泰帝担心晋高祖石敬瑭镇守太原，地方靠近契丹，经常依仗兵力飞扬跋扈，商议要把他调到郢州。整个朝廷的士大夫纷纷进谏，认为不能这样做。清泰帝打定主意，一定要将他调走，连夜召见经常与他商议事情的枢密直学士薛文遇，问他的意见，以便最后决断。文遇回答说：“臣听说过，在路边盖房子，三年也盖不成。此事全在你自己拿主意，何必再问群臣？”清泰帝大为高兴，说：“方术之士说我今年该得到一位贤良的辅佐，帮助我建立中兴大业，你就是这个人吧！”马上命令学士起草诏书，将晋高祖调到郢州。第二天早晨宣读诏书时，满朝廷大臣都大惊失色。六天后晋高祖反叛的文书到了，清泰帝忧愁恐惧，不知所措，对李崧说：“刚才碰见薛文遇，气得浑身打颤，真想拔刀杀死他。”李崧回答说：“事情已到这个地步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只是君臣相对流泪罢了。

由此看来，能够极力排斥群臣议论，专门宠幸某一个人，没有像这两位国君这样果断的了，由此导致祸乱败亡，也没有比这两位国君更惨烈的了。正当苻坚希望与慕容垂共定天下，清泰帝把薛文遇当作贤良辅佐，要他协助中兴的时候，可以说面临祸乱的国君，都各自把心目中的人视为贤臣。

或者有人会责问我：既然这样，那么用人的人就不应该专诚信任某一个人了吗？回答是：当年齐桓公任用管仲，蜀